

海水天涯交大人一 幽默的鄭國賓學長

採訪：林美玲

「真是個風趣、幽默的人！」初見鄭國賓學長，即為其豐富、精采的談吐而讚嘆不已。七十多歲的人了，絲毫不顯老態，從美國紐約坐了二十四小時的飛機來到台灣，即使是年青人也受不了，可是在學長的臉上卻看不出疲憊的模樣。在鄧校長款待的宴席上，學長熱烈地談美洲校友會的活動，殷殷地詢問母校的近況，並對六月底即將舉行的「五校巡禮」提出許多建議。畢業五十年了，如今又遠在千萬里之外的美國落腳，時空的距離並未減低學長對母校的熱情。看著學長，我終於了解為何「飲水思源」是交大人最自豪的共識了。

你如何面對挫折？是悲傷、難過、哭喪著臉，還是像鄭國賓學長「用幽默化解不如意」？渝三五電機所的鄭學長，曾任職於上海鐵道部國際電信處，一九五一年遠赴美國美洲科技大學(POLYTECHNIC UNIVERSITY)攻讀碩士，此後即待在美國。

五〇年代的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不深，對在美華人更是歧視。「那時候，很多中國人拿很高的學位，卻找不到好工作，有些人為了生計只好到餐館做服務生。」鄭國賓學長緩緩回憶著：「而像我們這些理工科畢業的，大部分到建築師事務所畫圖，周薪大約四十或五十美元，這還算是好的了。」這種不平等待遇直到五〇年代末期，才稍稍獲得改善。「因為中國人忠心、努力、做事又確實；再加上美國人也發現我們在學校學得很紮實，是真的有料。」

身在異鄉為異客，尤其又處在歧視華人的環境裡，碰到的挫折自是不在少數。「剛從學校出來，找工作碰到一些困難。」學長回憶著：「後來成為工程師，不論顧客要求你到哪裡，都得去。美國那麼大，有時甚至需從紐約飛到洛杉磯。為了安全起見，我通常在前一天搭飛機到指定的城市，然後在晚上先找好路，以免第二天遲到。如果剛好到比較寒冷的地方，就得冒著大風雪找路。沒辦法，小心一點總是好的。」要在別人的土地上立足，自然要比別人付出更大的努力，如今聽學長輕鬆談來，偶而摻雜一些笑話，似乎過往的艱辛都已煙消雲散了。

「碰到問題，我就『幽默』一下，不僅自己好過些，也讓別人高興，一魚兩吃。」學長笑著說：「以前在中國時，哪懂得什麼叫『幽默』啊！我是到美國之後才慢慢學會的。」原來學長風趣的談吐是如此而來的。

除了『幽默』，鄭學長還充分發揮了交大人「知新致遠，崇實篤行」的精神，「念理工的，對財務較沒概念。」學長接著說：「所以，我們幾個中國人常利用下班時間湊在一起談論，還組成一個『投資學會』，學習如何談業務、做生意。」他們在一九七三年合組一家電腦化測試系統(COMPUTER TEST SYSTEM)公司，專門幫其他公司測試，「我們的客戶中有許多列名五百大企業。」除了事業有成，學長還成為美洲科技大學建校138年以來唯一的中國籍FELLOW。「在美國做事，沒什麼訣竅，就只是一步一步地把事情做好；還有就是『幽默』，在做生意及社交活動上

海外校友近況

不可或缺。有些人就是因為沒有注意到這些事，在適應環境上才會遇到困難。」

在海外的中國人相互砥礪、扶持，交大校友們更是發揮母校特有的精神，老一輩的學長照顧晚一輩，「這一點我個人深深地感受到，從離開母校到交通部任職開始，後來在美念書、就職跟趙曾珏學長在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辦事，協助潘文淵學長義務推動國家電子科技展，一直體驗到這種精神。」

事業繁忙的學長依舊非常關心母校。就像許多離校多年的老校友一般，即使去國遙遠，還是以「交大人」自居，談到對母校未來的期許，「希望能保持交大的傳統。」鄭學長不改其幽默本色，「什麼是交大的傳統呢？就是『在校時不罵老師的不是好學生；畢業後不愛學校的也不是好學生。』」學長笑著解釋：「我們學校課業繁重是有名的，學生寫得辛苦，就會想罵老師，不過這當然是開玩笑的。」據說當年學校裡流傳著一個笑話，如果叫希特勒來交大念書的話，他就不會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了，「因為功課太重了，那有時間啊！」說得在場人士笑得不可遏抑。「學生在校時常會罵學校，但是離校以後便一直關懷母校、愛護母校、協助母校。最近十多年來，很多學長回國義務替母校引進新科技、新教材，為到國外訪問的老師們安排參觀及會議，還有不少事業有成就的學長們慷慨捐輸校中的建設，這些都是實踐傳統的好榜樣。」

談起交大的傳統，學長意猶未盡地說：「交大的傳統是優良的學生進來之後，聽說才智高人一等的素材，我們能夠把他們教導成有點傻氣的傻瓜。」看我們一副不可思議的樣子，學長笑著說：「能作吃力不討好，但是於家於國有好處之事的傻瓜；以鏗而丕的傻勁來探討新科技；能接受挑戰，為交通建設、利民強國的開發投入的傻瓜。茅以昇、錢學壽、王安、殷之浩、潘文淵、林同揆等學長都是好例子。」母校還有一個傳統－團隊精神，「近代的建設與研發已經趨向團隊的工作，沒有團隊的概念，辦不了事，以交大校友會來作例子，我們的團結精神就是其他學校的校友會望塵莫及的。」細數傳統之後，學長歸結重點：「我們過了這百年大慶典之後最要緊的工作，就是要繼續培養及發揚這一系列的傳統，使母校能夠傳宗接代，再替國家社教育出一隊隊的優秀人才，一百年、兩百年...再創高峰。」

現任美洲校友會會長的他，興致勃勃地為我們述說當地校友會活動情形。「我們半年或一年辦一次小聚會，聯絡感情，每五年照例『大團圓』。」美洲校友會自從1965年經趙曾珏學長、潘文淵學長首辦大團圓活動以來，每五年「大團圓」一次，1995年之所以停辦，是為了配合母校百年校慶而挪到今年。「這次的五校巡禮，美洲地區的校友大約有一百多人參加，另外還有些心有餘而力不足或健康狀況不允許，無法參加的人，我們稱為『榮譽會員』，約有三百餘人，合起來有五百人左右。」隔著寬廣的太平洋，上了年紀的老校友雖身不能至，但那分心意卻令人格外感到溫暖。

海外校友近況

餐桌上鄭學長依舊滔滔不絕地述說，引來笑聲不斷，仔細聽內容，才知道原來是學長為了「五校巡禮」的事，最近去了大陸一趟，因為大陸飛機老舊及空服人員態度惡劣，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如果是我碰到這些事的話，一定會氣得暴跳如雷。」我不禁暗暗想著。而學長卻還是笑容滿面，再怎麼難過的事都把它當笑話，於是一旁百思不解的我終於恍然大悟：「原來『幽默』是歲月淬煉而成的智慧。」



鄭國賓學長(前排中坐著)
自美返台參加百周年校慶。
鄧啓福校長(左坐者)設宴款待，
電信工程系彭松村主任
(右坐者)亦來作陪

捐款徵信

馮竹健	50,000元	呂春榮	100,000元
陳國修	2,000元	鍾乾癸	50,000元
新碁科技	150,000元	鄭欽明	2,000元
宏碁科技	150,000元	燕文智	1,000元
李春芬	400,000元	慈光愛心	12,398元
同步輻射	10,000元	賴昭維	1,500元
林淑玲	10,000元	李和昇	500元